



09955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六

明賜進士前憲矣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南京吏

魏耶世武進薛應旂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六

壬子一年

高宗七

紹興二年

金天會十年

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甲午

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辛丑韓世忠聞范汝

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

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

之汝為自焚歿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一

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

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

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買弛征禁脅

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

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

盜 丙午帝至臨安詔蠲諸縣民逋負罷行在修造

二月庚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

討曹成諸盜丁丑分降盜崔增李捧邵青趙延壽李

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

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 庚辰詔監司避本貫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修日曆 帝初御講殿自
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三月壬辰桑仲上

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呂頤浩信
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
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蘄黃孔
彥舟盧壽王亨諸鎮撫使相爲應援仲至郢州調兵
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
州 辛丑淮南營田副使王寔括閒田三萬頃給六

翟興死雜

軍耕種 癸丑河南鎮撫使翟興爲其下所殺時劉

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二

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陷興裨將楊偉以利
偉遂殺興攜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
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
詔以其子琮嗣職 夏四月丙寅賜禮部進士張九

張九成

翟琮

成等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凌景夏名在第二呂

頤浩言景夏詞勝九成請更寘第一帝曰士人初進
便須別其忠佞九成所對無所畏避宜擢首選時進

士卷有犯御名者帝曰豈以朕名妨人進取邪令寘
本等初九成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九成曰未也
方談及公等其策有云闔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

葉顥

會欲獨相
遂浩易耳
必置之鎮
江定有說

閣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閣寺不聞於誓誥豈不聞于

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謂其無所畏避此亦

其一云是科葉顥亦為名相 庚午以翰林學士翟

汝文參知政事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

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壬午詔內外侍從監司守

臣各舉中原流寓士大夫以備任使癸未詔曰朕登

庸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薦用之人不得偏私離間朋

比害政 戊子命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事開

府鎮江頤浩信彛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

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三

宜分任內外于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

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

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

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瓌楊

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于軍

事在外摠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

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

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庚寅劉豫徙居汴豫

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

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

張憲
徐慶
王貴

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太子府軍分置河南汴京淘沙
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 閏月
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
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
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
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
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 丁酉左朝奉郎孫覲
坐前知臨安府贓污貸死除名羈管象州 丙午岳
飛部八千人登桂嶺破曹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
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四

縱之則復聚爲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
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
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入邵
州 乙卯劉光世聞父喪去特命起復 金以粘沒
喝爲都元帥兀朮副之 五月辛酉以權邦彥僉書

樞密院事邦彥獻圖中興十議遂有是命 辛未育

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子宮中元懿太子卒帝未有
後范宗尹嘗造藤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
下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
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

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太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庶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高宗七

五

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奉大夫子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丙子呂頤浩總師至常州前軍將

增諫微中

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柔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丙戌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條具省

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戊子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
獻銷金屏障詔毀之奪康國官 張浚以劉子羽知
興元府 韓世忠招曹成降之世忠既平范汝為旋
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
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取招成成
方為岳飛所迫乃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辛丑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 以黃庭堅所書

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侏爾祿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壬寅翟汝文罷汝文雖為檜

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六

細故不得久居位 孔彥舟叛降劉彥舟暴橫不

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乙巳以權

邦彥叅知政事甲寅詔兩浙江淮守臣存撫東北流

寓人 秋八月壬辰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

事 甲午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入 戊

戌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程瑀等二

十人帝初即位召安國為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

潛善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

二十一篇其言以為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

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

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向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政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于春秋方欲講論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七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耽耽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非其人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至渡江尊用張

那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八

父之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爲非。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于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

江濟

吳表臣

王居正

一止林待聘樓。昭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並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甲寅。秦檜罷。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

所言皆不酌居正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著衣嚼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求去侍御史黃龜年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昔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主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罔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選自金國通鑑卷六六

宋紀

高宗七

九

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與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魍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柰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于父子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旣然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

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欺君私已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仍榜其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纂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即以帝意載于制辭畧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于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于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帝令崇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十

禮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曰謀傳金人併兵趨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虜觀形勢非其所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金人自靖康以來無歲無兵及乘輿南渡已酉之冬直寇江浙逮其歸師齟齬謂可以休矣乃且移兵以寇關陝乘我富平之敗遂窺巴蜀幸吳玠一勝稍挫其鋒然其圖我蓋未忘也今偵諜所傳皆言虜人併兵以趨川陝可以知其情矣吾兵占勝而虜不得近蜀則必氣索而衆離若乘其敗而西自襄

漢東自淮海進兵以攻計則我必大得志而中原定矣。爲天下者審夫議論規模所存而已。規模者國家所恃以立。議論者規模所恃而定。議論定則規模立。規模立而國家之勢成矣。議論不定則規模不立。規模不立而國家之勢危矣。夫規模議論尤急于天下多事之際。議論定則成不定則敗。規模立則存不立則亡。此成敗存亡之機也。竊以爲今日之議論規模宜不出此三者。恢復中原以成再造之功。上也。因所有之地而疆理之。中也。苟目前之安而無所爲下也。語其上則今之力誠未可爲守。其下則吾之勢未可復立。惟度時量力就其中者爲之中者。旣成則其上者可馴而致。苟止于下則雖志於中者不可復得矣。欲望陛下發自聖志明詔大臣毋取言高以害實治。毋偷苟安以玩歲月。議論審其可用。規模定其適中。以此立政事。以此任人材。以此責功效。如是而期月之間治功不成。未之見也。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敝。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效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

貴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上嘉之。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九月辛酉以彗見

大赦求直言。季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諾牒非強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強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未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僞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十一

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

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

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

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

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今當議者有

五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旣不足寧免作過二所

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三詭

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

寄名軍籍規冒功賞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

以作士氣別軍政立矣。韓世忠大敗劉忠於斡陽。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劉豫。壬戌。王倫還。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倡為和議。謂思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為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北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三

然來何為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

察之粘沒噶不答及是粘沒噶忽至館中與倫議和
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時
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爲通問使
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乙丑以朱勝非爲尚書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 丙戌以王似爲川
陝宣撫處置副使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
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爲上賓任趙開爲轉運擢吳玠
爲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
西北遺民歸附者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以
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高

端爲無辜任子羽開玠爲非是乃以似爲副使浚始
不安 是月金耶律余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冬十月甲辰潘致堯至楚州楚州通判劉宴因劫
其禮幣奔劉豫守臣柴春戰死 是月禁私酤 遣

柴春戰

官於享于温州 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

寓解潛會兵討湖寇綱至潭州湖南流民潰卒羣聚
爲盜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守金州數立奇功

以捍蜀桑仲旣歿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
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
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

月甲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綱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嶽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裴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十之一

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爲東南民患

婺州貢羅舊制

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五

吏治

者請復崇寧之數知州王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爲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鶻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鶻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甲辰召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熙河蘭廓經畧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通鑑卷六十六

宋紀

高宗七

去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七

癸丑至甲寅凡二年

高宗八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

橫舉兵伐金復賴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

爲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乙丑金人陷金州時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

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泰州晚仙人關以綴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高宗八

一

吳玠河池之師復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离喝

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

焚積聚退保石泉撒离喝遂乘勝而進辛未造渾

天儀庚辰詔春秋望祭西京諸陵建望祭殿于臨

安淨慈寺後每歲寒食差官望祭二月己丑權邦

彥卒邦彥字朝美河間人以太學上舍第積官僉書

樞密初嘗獻議以圖中興及預政幾一年碌碌無所

建明又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召知柳州

常同還朝回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

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

李祺

曆器

常同

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敗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寮中。遭讒謫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二

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于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口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歿。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

發大石摧屨如是者六晝夜。歿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已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歿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爲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歿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食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三

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
可勝計。盡弃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
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
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辛亥以席益叅
知政事。徐俯僉書樞密院事。三月甲子。李橫傳檄
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頴
昌復陷。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
寇陷之。湖寇楊太賊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
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統制王瓌
會兵討太。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辛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四

逼之使叛

亥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奔劉豫。文勇力過人。揮
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
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
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
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
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五月壬
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
出師之議。丁卯。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遣與胡

胡松年

松年同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
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乙亥與金人議和遂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
侵齊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丙子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弃均房已卯論金牛之功以吳
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為寶文閣直

學士王彥為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庚

辰張浚解使事及劉子羽等赴行在 辛未罷宣撫

司便宜黜陟 六月己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

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

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

零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

五

徐慶

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

持滿黎明遣效士疾馳登山賊眾亂弃山而下騎兵

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

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

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

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

以賜之 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初許任子

就試 癸酉呂頤浩等以早乞罷政帝賜詔曰與其

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

願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右僕射朱勝非毋喪起復

八月己亥翟琮以劉豫盡有梁衛之地恐不能孤

立乃奔伊陽突圍奔襄陽沂王栲與駙馬劉文彥

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栲等被誅九月戊午

呂頤浩罷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

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

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

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

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

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

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六

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

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

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爲鎮南節

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

之日人倚爲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

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讐爲戒頤浩不能用 乙

亥以劉光世韓世忠王瓌岳飛分屯沿江諸州時諸

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

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

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爲江東淮西宣撫

陳思恭

張崇

人主之言

頤浩不終

易鎮

使屯池州世忠爲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瑛爲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爲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

十一月乙亥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

也 金元术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

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

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

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

屯武都 十二月己酉韓肖胄借金使來帝自即位

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七

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

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

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

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

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

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

還兩宮及河南地 季陵卒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

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

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爲

分屯

何待今日

急請還愈
不還此情
也

革制最重
宋人以比
占品

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
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
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乙卯遣章誼

等為金國通問使。己卯韓肖胄罷肖胄與朱勝非

不合力求罷從之。二月癸未席益罷。三月辛亥

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先是璘守和尚原

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

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

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

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

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

示必效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

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

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

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

諸將曰效則效此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

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

戰戰又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

楊政能言
亦能行

勢能盡力
人壯休力

田晟

王喜

王武

王俊

鎗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歿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鹵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九

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戊午以趙鼎參知政事。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

處太重

盧法原

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

劉光世之
有物論也
大坳之不
平于法原
也朝廷皆
宜處分

師古不終

薛冲

得人

得人

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意不解憂恚而

卒法原字立之湖州德清人以同上舍出身歷端明

殿學士爲川陝使上嘗謂其兄知原曰卿兄弟皆以

材見稱于世故並用之法原用兵前後屢捷上所倚

重乃亦竟不免云夏四月甲午制置使關師古及

金人戰于熙河拔金寨數十金人大劄旣而慕洵與

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降金丙午徐俯罷與

趙鼎議不合故也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

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

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

通鑑卷六十七宋紀高宗八

比管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

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

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爲神宗

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

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

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冲又舉尹焞以自代焞居涪

州築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至是召爲左宣教

郎充崇政殿說書焞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

遣漕臣奉詔至涪敦遣旣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

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焞

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謫痛加誣訛是非顛倒循致

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修神

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

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奸人之論不

可信于後世伏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

貪天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

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今國史院據實刊修

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

宗朱墨史攷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

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十一

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日向昭慈嘗言宣仁

有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止爲宮中有不得志於

宣仁者因生誣謫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

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

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 五月庚戌朔以岳飛

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

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

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

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

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

太豫成通

謀

擒盜亦能

分禦虜之

力而盜與

虜將合又

不容不急

剪殊若受

語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

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丙子復選宗室子伯玖育宮中秋七月戊中以胡松年僉書

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先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

而登超投崖歿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

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

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

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

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高宗八

十三

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劉豫收成餘衆益兵駐新

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

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

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

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

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

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

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

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八月庚辰以趙鼎

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戊子改命趙鼎

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徐備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于醜金募人詣

正須朝廷
即與處分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十三

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乙未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

許釜

汪普

樂

得免帝嘉勞又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
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王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
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
社木寨守將許釜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
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
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辛酉合祭天地
于明堂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
以聲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
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六

宋紀

高宗六

七

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
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鐘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
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
奏黃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
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鐘之樂于義
未當尋皆如普議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
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
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
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爲務而禮樂之事
寢以興矣 庚午朱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

未見得

大節一壞不可復救

忠武何不竟伐劉豫
壬子詔暴其罪宜在此日堂堂義声奈何為彼所先

呂本中

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
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
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
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

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术還力

祝會

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

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儉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

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

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术知地險易

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金兵分道南侵騎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五

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癸酉以趙鼎為尚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時邊報驟至舉朝

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

鼎素主元祐之學與呂本中深相知至是哲宗實錄

成鼎入相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

賤霸散牛李之黨更須明是以去非制下朝士相慶

秦檜以本中為破和議對之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 詔韓世忠屯

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

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癸未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

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
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
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
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
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
則非鼎所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
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
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戊子韓世忠至

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十一

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
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

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抵吾鞭所嚮

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千餘所約聞鼓

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字董問官軍

動息具以所見對字董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

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

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襍出金軍亂官軍迭進

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敵被

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

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昺亦擊敗金人于
 天長之鴟口橋已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
 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
 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
 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
 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
 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戊戌帝御舟發
 臨安壬寅次平江詔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綦崇禮
 撰制盛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十七

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
 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
 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
 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第二卷

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

凌朕當親搃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

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

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孟庾為行宮留

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

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爲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

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

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爲

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爲者鼎聞之恐

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

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

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

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速與爭

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

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六

見也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干六師自豫

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

六師 已未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初浚以召命至見

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噲子才之

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

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

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

以節制之 邵伯溫卒伯溫雍之子也初雍嘗曰世

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

比君父於逆豫尚何不擇言之甚

果若此言士大夫知忠君者少

多惡生於蜀強半

為流寓占

居無葬身

之地矣○

宰相亡人

家國亦可

以宰相待

之手焉可

避難死生

有命何以

稱焉想記

者謬也○

須知伯溫

以全身論

生平持論

若此恐為

小人所抑

揄也居蜀

中亦惟恐

不深之意

仇念

紛紛遣使

那如督戰

氣力此等

生愈

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

以蔡確姦邪投之歿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

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

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

仁人之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

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

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

及常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

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

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

廬州守臣仇念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

慶援之皐至遙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

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

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歿者不可勝

計 魏良臣還自金陵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

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乃約良臣等

再使侍御史魏玪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

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金撻懶屯泗州兀朮屯

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

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

朮

朮

朮

朮

朮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七九

况敵原本
遼東南原
未安

未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沒所下文書示
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
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
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弃輜重遁帝謂
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
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
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洵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
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
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
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十

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
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
勿以敵退爲喜而以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
安而以中原未復爲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
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
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
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
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
肅宗保靈武故能被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
爲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

引驗似不
緊切

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哉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五

此是大失
算亦將帥
懼怯故

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
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驛
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
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
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翔營壁使粗成
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于西北之民
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
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
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
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高宗八

三

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
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
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
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
任者幾人乎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
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
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
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
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
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

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
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
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
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
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
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
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
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
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
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五

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
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
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
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
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
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
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
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

那有閒暇
時在忙中
料理可矣

以徃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
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旣深終

不遷都不
遣使只此
二著

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
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
往。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
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
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
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
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
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
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
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五

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
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
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
下方寸聞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
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
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
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
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眾
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
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

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才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于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管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誦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

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攷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奸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

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
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目力夫創
業中興如建大廈室奧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
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
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
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
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于
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
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

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
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
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
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
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
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
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
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
亦至故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
誠此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

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
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
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
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
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
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
而行之耳晉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
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
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
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 岳飛奏襄陽等六
通鑑卷六十七 宋紀 高宗八 三十一

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
招集流亡爲殿最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八 乙卯一年

高宗九

紹興五年 金熙宗 亶仍稱 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帝在

平江府辛亥召張浚還壬戌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

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

軍于外 巳巳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

喝兀朮等會朝上京以諳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太祖之孫合刺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至是

乞買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為景宣皇帝妣蒲

察氏為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

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

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東曰

康宗妣皆為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技勘諭樗獨曰

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初廣漢人蘇雲卿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韌過革爲人爭買之以饋達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二

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銜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

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由金幣寘几上雲卿真間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戶閤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傳霖

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尋弗力弗早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三

予罪曷鍼 丁亥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

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

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已

丑建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

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

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于是

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

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

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

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閏

月丁未胡松年罷

置摠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

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爲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詔諸

官田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四

二 以張致遠爲戶部侍郎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負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典之業可致也 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

降賊

解散賊徒

專力經營

當時宜以

爲廟筭無

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爲害請乘其

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偕太謀者給以文榜俾

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丁

未召解潛還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

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

盡罷 壬子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甲子上皇卒

于金五國城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

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

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

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

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臣

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

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過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

為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五

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

心孤臣久繫而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為之墮淚爭

相傳誦俗重忠義不以為罪 是月楊時卒時字中

立南劔人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

靖從彥南劔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

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

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嘗與學者論治

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

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六

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歿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歿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延平李侗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

朝廷有過
失緣士夫
夫不正直

李侗

濂溪明道
豫章延平
四君所得
甚深而不
費辭

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
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
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
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
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
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
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
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
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七

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
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
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
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
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
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
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
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
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
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

延平胸中
有所得故
令靜中觀
看後人以
爲教法失
之

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
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
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
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
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
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
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
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
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
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八

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
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蘄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
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

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

息兵者誰與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

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

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

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餽既久而後悟也
 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
 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
 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
 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薜之事
 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
 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有伺扼腕兵家機權後將闕復後土
 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鮮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已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封和州防禦使瑗為

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九

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荐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
 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
 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
 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辛丑命川陝訪求元
 祐黨人子孫六月乙巳班統元歷常州布衣陳得

一所造也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

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

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彌令如

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

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砮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十

楊欽

留不入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臯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入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時薛弼爲湖南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秋七月壬申朔。以仇愈爲沿海制置使。戊寅。獎諭

岳飛。趣張浚還朝。己卯。孟庾罷。以沈與求兼樞密院事。甲午。韓世忠復鎮淮軍。八月己未。下詔示章惇。

蔡卞。詆誣宣仁皇后之罪。追貶原官。子孫不許在朝。

九月乙亥賜禮部進士汪應辰及第第一應辰初
名洋上特改賜今名時年甫十八能推明帝王躬行
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少受知于喻樗旣登第知張
九成賢請之于樗徃從之游所學益進 冬十月乙
卯除各路制置大使席益四川李綱江西呂頤浩湖
南 張浚還自潭州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
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
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
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
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 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
荆襄川陝 是歲金伐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爲
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
魚皮爲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高宗九

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忠武進薛應旂續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九 丙辰一年

高宗十

紹興六年金天會十四年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玖名璩為

和州防禦使 二月庚子興營田甲寅以折彥質僉

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

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

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字董搏戰扼其吭而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

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猺皆引兵至

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

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

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

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

以萬計 沈與求罷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

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

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

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

張俊無主

呼延通

梁氏

恤民

設樂大宴俾婦人糴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三月辛未。蠲旱傷州縣

民積欠錢帛租稅。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

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

州。丙午。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飛以母喪扶

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五月癸未。禁淮南州

縣收額外襍色租。直學士院朱震奏謝良佐親傳

道學。舉世莫及。遭禁錮而歿。諸子衰替。乞特官一子

以奉其祀。帝遂以謝克念補右迪功郎。六月乙巳

朔地震。甲寅。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二

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秋七月癸巳。以郭浩為永

興安撫使。邵隆知商州。聽浩節制。經理商虢。劉光

世復壽春。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

之禍。實由公卿大夫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

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效義。豈非王安

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

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

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

恤民

謝良佐

謝克念

陳公輔

曰雄之仕莽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
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
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
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

開罷時吳玠爲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
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開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
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爲之交解乃以席益爲制置
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
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
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三

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
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
然茶鹽推酤奇零絹布之征遂爲蜀常賦則開所作
俑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
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世

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監階州草塲苗豆以賊敗
有詔從黥中書舍人呂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賊多至
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
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
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又矣願酌處常罰

張浚荐秦
檜貽笑萬
世檜與房
通又矣不
知則不明
知之則不
忠

杜梁典
楊再興

毋令奸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丁未以秦檜爲
行營留守孟庾副之。時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
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
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
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
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
遂命檜更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
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
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岳飛遣王貴等
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
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
已而忠義杜梁典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
水。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時僞齊屯兵窺唐州。岳飛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四

檄劉豫曰。契勘僞齊僭號竊據汴都。舊秦臺臣累蒙
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君父。無天
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
其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
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
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旣順。人意悉

諸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歷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于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五

童光

既不許又
無援已付
中助於一
擲劉豫密
囑奏檜耳

金滿盧扁

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挂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旣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癸酉帝次平江。壬午岳飛以孤軍無援還鄂州。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弃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六

列合不利
分惟此時
為然

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

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警何所持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

特在內力主

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狗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七

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猷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猷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尸滿野猷以百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猷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

行師以致月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啓行未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遂賜飛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乃還軍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耶律大石歿子夷列勿遣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

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人于淮陽壬寅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八

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爲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爲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

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頊首謝丙午折彥質罷辛亥以張守參知政事尹焞應召自涪就道為文祭程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始召焞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歿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詔今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寮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焞公輔之意盖有所指云焞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釋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張浚薦焞拒劉豫之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高宗十

九

自是伊川失言處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通鑑卷六十九

宋紀 高宗十

十

09055

